

北京鋼院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出版

第118期

本期共4版

北京鋼鐵工業學院院刊編輯室編

貫徹邊整邊改的精神辦好學校

我院黨委重視群眾意見研究改進工作

院廣大師生員工在幫助整風期間，曾對學校黨政工作、團、工會、行政、教學、科學研究、各系教研組、導、人事、福利、總務等方面提出了很多改進工作的建議和善意的批評；根據黨委整風辦公室初步歸納共有二百多條。黨委對於群眾的這些意見非常重視，在我院整風期間，黨委即領導各系各專門小組對群眾所提出的問題和意見，積極地進行了研究、討論並着手改進工作。如李樹德事件、周榮章問題、整風辦公室、早于反右派鬥爭以前，即組織專門小組進行了正確的處理。

同時還成立了人事採用檢查和福利金檢查兩個工作組，分別研究、討論了群眾對人事、福利等方面的工作所提出的意見和問題。這兩個工作組現在已經做了初步的書面總結。總結中反映了群眾一致的看法，說明人事採用方面和福利金補助方面基本上是正確的、合理的。右派分子劉寶智等叫囂我院人事採用工作与福利金補助工作

一團糟糕，說什麼“循帶風”，福利金是“營私舞弊”等謬言；這份總結就是給右派分子的反動言論一個有力的回答和痛擊！

在黨委的領導下，我院於暑期中還就教學、科學研究、生活等方面成立了五個專門工作小組，通過各種形式，廣泛、深入地徵求了群眾的意見，着手研究、討論了系和教研組的組織工作和責任問題；保密資料與圖書工作問題；實驗員的工作制度和責任問題；房屋調整分配與托兒所工作等等問題。以上這些問題，各小組在進行工作的過程中都普遍地召開了好多次會議，徵求行政、教學單位的有關教職工和學生的意見。

為了更好地做好改進工作，八月廿一日黨委召集這五個專門小組的負責同志和成員八十多人開會；黨委第二書記魏景昌同志在会上再三強調邊整邊改的重要性；要求各級領導幹部一定要做好改進工作。接着，黨委還分別召集各系、處、科室的

有關負責同志和四年級有關學生等開了幾次會議，進一步的從各方面聽取群眾的意見，共同研究邊整邊改的問題。

截止目前為止，各專門小組的工作初步已告一段落，並且已經初步的訂出了改進工作的條例、方案和措施；現在正進入將初步定案提交有關方面徵求意見的階段。等有關方面對草案提了意見後，即由我院黨委討論再做

我院將開設“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課程

根據上級指示，我院將在全院開設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課程。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課程是高等學校師生員工參加政治戰線思想戰線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運動和整風運動的一個必要的步驟，也是目前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社会主义大辯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要求大家通過這次學習，能夠辨明資本主義和社会主义兩條道

路的大是大非，牢固的掌握毛主席提出的六項政治標準，達到提高認識、改造思想的目的。

這次學習將以大辯論的方式為主要形式，並結合閱讀文件及解答報告。學習時間每周為八小時，定期約一年，本學期將從第四周開始。現在黨委會、政治教研組等單位正積極進行準備工作。

最後的定案向全院公佈執行。但對各專門小組所提出的改進工作的初步條例和措施，其中有些是屬於迫切需要解決而目前已有條件解決的問題，現在已經在工作中貫徹執行了。

這次各專門小組所提出的改進工作的辦法和方案是根據群眾的正確意見和我院行政、教學工作過去所存在的某些缺點來擬訂的。在新擬訂的系和教研組的組織工作職責草案中，對於系和教研組的職權分工問題，加強組織機構問題，強調學生工作問題，領導科學研究工作問題等等都一一地作了具體明

確的規定；它比較過去學校所規定的條例要清楚和詳細得多。這充分的說明了黨對教師的重視；有力的駁斥了右派分子趙錫霖、劉景芳之流，詆毀黨對高級知識分子是“冰冷處理”和“壓力加工”等荒誕透頂的謠言。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以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武裝起來的偉大革命的政黨，通過邊整邊改的工作和繼續反右派的鬥爭，我院將到處出現了朝氣勃勃的新氣象。全院師生員工都有堅強的信心，在黨的領導下辦好社会主义的鋼鐵學院！

全院熱烈迎接國慶，籌備工作在積極進行

十月一日國慶節即將來到，我院熱烈迎接國慶的籌備工作正在積極緊張的進行。今年我院將有二千多人到天安門去接受毛主席的檢閱。為了表示出我院幾年來的巨大工作成績，學校正在趕制巨幅油畫和獻身鋼鐵事業的高大模型；為了揭穿右派分子取消黨的領導的陰謀，學校做出了“永遠跟着共產黨”“艱苦奮鬥，勤儉建國”等許多幅巨額標語。我

院準備參加檢閱的體育大隊已在天安門前進行了預演；組成整個隊伍的儀仗隊的數十面紅旗和樂隊正在進行整理和排練。這幾天，大家在業餘之暇趕制鮮花。大家都為國慶這一全國人民的大節日的來臨而感到歡樂和喜躍。報名參加遊行的一年級新生，有許多是第一次到北京來的，他們說，我日夜夢想能夠在天安門前看一看毛主席，今天終於將成現實。

連日來，工會、學生會都積極的進行着組織工作，調查編排人數，準備交通和伙食以及生活上的安排等有關事項，以保證大家參加這一次政治活動能夠順利進行。



右派分子趙錫霖一貫反對黨的領導，拒絕改造，醉心於資產階級民主，反對社会主义制度。從揭露的材料看來，趙錫霖在高等學校內執行了章羅聯盟的政治路線，妄圖推翻黨的領導。鳴放期間，他興風作浪，在教師中挑撥離間，使群眾對黨不滿；在學生中四處點火，極其污蔑黨和辱罵積極分子的能事。在反右派鬥爭中，雖經盟員同志及教師和同學多次耐心的幫助，但他態度一貫惡劣頑抗，企圖狡賴混過關。

從七月一日至八月九日，在四十天的長時間內，我們為了趙錫霖開了大小會不止二十餘次。在此期間內，趙曾寫了書面檢討五次。在他所有檢討中都是空洞無物，或空戴帽子、不談事實，不交代活動；或丟掉帽子，否

認在会上已經承認的言論和行動。他把反黨的言行，說成是出發點是好的，但效果是壞的，企圖脫卸罪責。在听了彭真同志的報告後，在八月九日的盟員大會上，趙錫霖的態度仍然十分惡劣，極不老實。這引起了盟員同

志極大的憤怒，甚至有人建議將趙錫霖送去勞動改造。趙錫霖在最後一次的檢討中，雖然提到了一些事實，但始終只談已被揭發的事實，不談他的活動，不談他反黨的思想。當右派分子向黨猖狂進攻之際，他站在反

黨分子的最前列；他是右派分子的急先鋒，但在檢討中，他竟把反黨的罪行說成是僅削弱了黨的領導，其用心可恨亦可鄙。

趙錫霖在思想改造時沒有批判自己的反動思想，他沒有過思想改造的大關。此後，

整風中對肅反的詆毀完全可以證明。

趙在檢討中的另一特點是只談已被揭發的事實，不談未被揭發的言行；只發空論，不談真實的動機。他和右派分子訂有攻守同盟，互相包庇。時至今日，他還沒有認識他的問題的嚴重性，還在要耍把戲。趙錫霖，警告你！今天擺在你面前的只有兩條道路：要么是徹底認識錯誤，向人民徹底投降，放棄資產階級的立場，把反黨言行徹底交代清楚，這是你唯一光明的出路；要么堅持反黨反社会主义的立場，抗拒到底，這只有使自己走向窮途末路，應該明白，你是滑不過去的。問題再清楚不過，放棄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便只有自絕於人民。右派分子趙錫霖，今天是你省悟的時候了。

右派分子趙錫霖

是你省悟的時候了

喬丕成

在黨團結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下，黨一直給與較高的政治待遇和職位，其目的是為了團結他和教育他，希望他進步。但趙錫霖的反動思想却原封未動，個人野心不斷滋長，對馬列主義格格不入，拒絕學習，一心想騎在

人民的頭上，妄圖資本主義復辟。他的問題很清楚，他的企圖很明顯：他的資產階級立場很堅定，對工人階級和黨的仇恨，溢於字里行間。但在趙錫霖的檢討里又是那樣的空洞，那樣輕描淡寫，好象他是那樣天真無邪，是

那樣幼稚無知。他把反黨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說成是爭名奪地位，以便抹煞他反黨反社会主义的罪惡，以借此預留地步，乘機向黨反攻，以備日後翻案。這在趙錫霖在肅反時所交代的反蘇、反人民民主專政的思想及此次



是“禍从口出”嗎

是立場問題

林泉

反右派斗争后，确实有不少右派分子叫嚷他们过去宣扬反党反人民的言论是由于心直口快，说话不慎，说什么“自己是祸从口出”。他们以为这样就能混淆群众的眼睛，掩盖他们别有用心反党反人民的动机，抹煞他们给人民撒下的罪孽。同时，确实也有一些年青人对于自己在整风时说了一些右派言论认为是“自己嘴太快，爱说话，所以出了毛病”。他们对于自己的右倾思想缺乏认识，附和右派分子所谓的“祸从口出”。

真的是“祸从口出”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谁都知道，口是人体上的一种器官，是表达人们思想感情的

器官之一，各人的口对于同一事物就有各种不同的语言，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人每天都能见到。如关于共产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右派分子葛佩琦说“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而广大工农说：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是劳动人民的知心朋友。人是动物之一；人与其他动物之根本区别则在于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人的一切活动都是有意識的，一切言行都由一定的思想感情所支配。人是阶级社会的人，一定阶级的人必然具有

一定的思想感情。如工农对于共产党具有深厚的感情，他们热爱党，拥护党；但资产阶级右派则痛恨共产党，叫嚣要杀共产党。因之，人的言论确有香花与毒草之分，但决定香花或毒草之根不在于“口”，而在于思想与立场。

右派分子叫嚣“右派分子之所以为右派，是由于‘心直口快，说话不慎’，是‘祸从口出’。”这是有意颠倒黑白，置换因果的谎言。谁都知道，因果间是辩证的关系。在人类社会里，任何现象均有其因与果，一定的因必然要产生一定的果；因是产生果的根源，果是因的必然产物。分析任何现象，必须寻找其原因，才能真正认识现象的本质；同时须通过

其结果，才能寻得正确的原因。显然，右派分子之所以为右派是由于他们坚持资本

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决定他们反革命的根本原因。

“口袋里藏不住锥子”

譚敏

见了祥麟同志的来信，我想起了最近的一件事：

我有一位同学，他是一个很不爱说话的所谓“老实人”，在几年的学校生活中一直伪装进步，因此得到了同学们和组织上对他的信任。他担任过班长、团支书等职务，后来，还参加了共产党。可是在这次大鸣大放期间，他恶毒的向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写了很多大字报，发表了許多謊謬的言論。显然，他是一个混入和隐藏在党内的右派分子。

这位过去不爱说话而且“表现很好”並入了党的人，为什么会在鸣放期间突然爱说话了？变得不“老实”了呢？变成了右派分子呢？原来是他过去隐藏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他的毒箭长期张在弓上，等待与寻找合适的场合来尽情地发

射。这使过去大家不能很快看出他的丑恶的真实面目，而让这个所谓“老实人”暂时骗取了党和群众的信任。

这件事使我深深的体会到一个人的真实思想是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住的，它必然迟早要指导行动暴露出来。有人說右派分子之所以成为右派分子，是由于心直口快，在鸣放时说错了话，是由于嘴错了。这是对党的污蔑，是欺騙人們的无耻谎言。

代 郵

張永泉、刘佑平二位新同学，請于10月5号上午抽空来办公楼 303 室院刊室有事联系。

(上接第二版)

駁楊瑞德的十條反動綱領

“索还被帝俄搶走的現在‘保存’在苏联的一切珍貴物品”。

其实，所謂中苏疆界問題早已不存在，中苏几千里的疆界早已确定（特別經過1689年的尼布楚条約，中俄疆界已固定下来）。当然，右派分子从极反动的大国沙文主义出发，可以將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帝国作为今天中国版图的底稿，將从莫斯科近郊以东經過中亞細亞直到西伯利亞的大片領土算到中国头上，可是提出这种荒謬理論的要求，除了得到碰一鼻子灰回来之外又能得到什么結果呢？楊瑞德为什么不同帝国主义算旧賬（这个賬我們一定要算）为什么不提國宣埃政权刚一成立就向中苏維佈廢除不平等条約的事实，而无中生有地向苏联提出疆土問題，和索还被帝俄搶走的珍品問題，挑撥中苏关系，楊瑞德所站立的反苏立場岂不是十分明显嗎？

右派分子楊瑞德还从极端狹隘的大国主义观点出发提出合併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問題，並声言今天蒙古独立是“蒙古人民的不幸”借以挑撥中蒙兩國人民的关系，破坏中蒙兩國人民的团结。已經在33年前取得了独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今天正在社会主义陣营的支持下用自己的双手来建設社会主义，蒙古人民正在过着自己幸福的生活。右派分子楊瑞德絕不是从国际主义观点出发，主張

支援蒙古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設。而是从所謂“蒙古自古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极大的組

附：右派分子楊瑞德給毛主席的原信

敬爱的毛主席：
我向您提出几点关于国事的意見，希望在百忙中予以考虑，並且，如果有必要的话，給我一个相应的答复和指教。

(一) 我建議結束现在这种實質是共产党一党專政的政治制度，代之以馬列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組成的民主联合政府。在这个政府中，各党派应当一律平等，大家合作共事，互相帮助互相勉励，沒有宾主的区别，沒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差异，不分自家人和外路人。在这个政府中，共产党人应当以自己的为人民服务的模范行动和联系群众、虛心求教、坚苦朴素、廉潔奉公的优良作风引导和帶动群众工作，使群众能够由衷地感觉到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偉大，並愿意跟着共产党前进。

(二) 根本改造現存的龐大的层层迭迭的官僚主义組織机构，代之以簡單有效，联系群众，和群众同甘共苦共命运的老根据地式的民主办事机关。

(三) 撤消做为领导机关的党、工会、青年团的各級組織，代之以有关群众选举的，生活在群众运动之中的

成部分”出发，来回复那个蔣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文中所主張过的“中华民族”，这表明了楊瑞德在处理民族問題的观点同蔣介石的观点是一丘之貉。而楊瑞德这种反动的主張也只能得到中蒙兩國人民的唾棄。

生动活潑的政治組織核心（如同在革命胜利前那样，这些党派团体必須在工人、农民、知識分子群众中落户），从而結束当前这种以党代政局面並防止党的生活僵化。

(四) 各党派、团体的絕大部分干部应当是群众中的腦力和体力劳动者（不应该是脱离生产的所謂專职干部），这些干部应当和人民群众生活、工作在一起，和他們同甘苦，共患难。国家在机关和各經濟、文化、軍事部門的领导干部，也应担任各該部門或領域的一定实际工作（如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長可以在大学外交系任教等）。

(五) 打倒新的食利阶级，工人和农民头上的新貴族，把不会办事而照領工薪的人赶下工作崗位去，不管这些人是属于什么党派，也不管他們背着什么光荣包袱。把社会上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家属的工作資格檢查一番，把未經合法手續而参加工作的人清洗出去，把不能胜任工作而佔据某些工作崗位的可尊敬的干部的家屬請出各种工厂、机关、学校，代之以有文化、有教养、有朝气、有前途的新的青年干部（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問題，现在社会上就业这

样困难，許多高中、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之所以找不到用武之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一些庸人和不急需要生活費的人佔据了他們的工作崗位。这样地長久以往下去，势必会造成国家事业的停滯，人才的浪費和經濟生活的兩极分化，朱門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六) 在社会上坚决摧除封建的等級观念，宣傳人人平等思想，鼓励人們的正当上进精神，建立足以刺激人們劳动积极性的晉級增薪制度（制定这种制度，特別应注意人們的实际貢獻，而不是他們的这种或那种資格和条件）。

(七) 共产党应彻底清洗和改造自己的队伍，这些年来共产党虽然壯大了自己的队伍，但是也在某种意义上削弱了自己的队伍。这是因为有些不够党员資格的人混进了党内，还有一些小人也鑽进了党内，他們敗坏了工人阶级偉大政党的名譽，損害了党的作风，他們正在以自己的坏思想，坏作风腐蝕一个胜利了的工人政党，使这个党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蜕化变質的危險。党最近提出了整风問題，这是重要而及时的措施，証明党的真正党员，工人阶级的真正分子是不甘心被消极力量同化的。但是，整风应当对事雷厉风行，大刀濶斧，实事求是，以便真正解决问题，对人虽然要和风細雨，但也不能对所有人都一概如此，对那些严重地損害了党和人民事业的人，党不应当寬容和姑息，否則，对这些人的恩惠，就是对人民的犯罪，人民决不会允許党的领导机关

这样麻木不仁！

(八) 釋放文化界的思想犯和政治犯，对付造反的文人应当用較温和的手段，不应当“繳械”和“抓俘虜”，更不該使用非人道的“一劳永逸”的办法。如果查明某些人无罪或无重罪时，应当立即归还自由和公民权利，如果查明錯斗了人家时，应当公开地向人家道歉及追查人事責任（包括上上下下一切干部）。

(九) 建議与苏联协商，在民族平等和国际主义原則下，解决中苏疆界問題，收复淪陷在帝俄手中的現在属于苏联的失地，索还被帝俄搶走的現在“保存”在苏联的一切珍貴物品（这个問題，非常希望得到中央的反应，不然我想以一个中国公民的資格，写信給苏联中央，要求他們給个答复）！

(十) 蒙古独立在过去是必要的，但在现在的条件下（現在中国已經解放了），是蒙古人民的不幸。蒙古自古是中华民族一个偉大的組成部份，蒙古的政治、經濟、文化与中国各民族有着密切的血肉般的联系，蒙古在现代条件下离开中国各民族大家庭而独立是沒有意义的，也对蒙古人民沒有好处。为此，我建議在最近若干年内，爭取与蒙古协商解决蒙古重返中国各民族大家庭的問題，以使蒙古民族的各方面得到无穷尽的发展。

不多写了，如果您高兴的话，我希望还有給您写信的机会。

謹祝敬爱的領袖
賢明的革命家身体安康
北京鋼院一个青年團員
柏青1957.5.12

風暴中的風浪里

風暴中的共青團員

鋼60.2班有一共青團員——李崇仁，他在反右派鬥爭中表現堅決、果斷，本月中旬我抱着向他學習的心情前去訪問他。那天，當我說明來意，望他談談在反右派鬥爭中他的情況時，他為難的推辭着說：“反右派，這是一個共青團員應有的本份，沒有什麼可談的。”坐定後，在我再三的催動下，他終於開始了敘述：在我一看到黨的整風指示中提到歡迎黨外人士幫黨整風時，就非常高興。我立即給黨支部寫了封信，

部；葛佩琦說，人民生活沒有提高；有的同學贊成‘共產黨不好就該殺’；這些話一次次地刺激着我，使我不能入睡，我憤怒極了，難道你們是瞎了眼嗎？為何這樣胡說亂講？我在班會上用活生生的事實駁斥這種顛倒黑白的謊言。

“解放前，我的父親被日帝害了，母親去給人當老媽子，我也只好停學幫母勞動和做小販。直到解放，我才又讀了書。不是共產黨，我那能唸大學？過去的生活不是無法，妹妹怎會十九歲才唸高中？這難道是生活沒有提高嗎？難道解放了廣大勞動人民的共產黨該殺嗎？當時我激動得哭了。說真的我自進中學到現在還是第一次流淚呢。那時有一同學罵我假積極，我並沒有被他罵倒，心想時間會考驗我，事實會告訴我，我這共青團員是個啥樣子，真正的同志和組織是會理解我的。”

這時我問他在這次反右派鬥爭中為何能表現得如此堅決？他坦然的笑了，“問題很簡單，現實生活教育了我；應該跟着黨走！要說表現得堅決，那只有感謝黨，因為是她教育和培養了我，才使我沒有走入歧途。”

接着，我又請他說說鬥爭中的體會。他認真的告訴我：“信任黨，依靠組織，這是最主要的，因為一個人的力量到底是渺小的呀；這次鬥爭所以能勝利，是因為我們的黨是真正偉大而正確的黨，她領導和發動了群

院共青團第四次代表大會將在十月初召開。這次團代會是在我院所經過了反右派鬥爭；準備深入地進行大整大改的時候；也是在全院即將開展社會主義教育的時候召開的。自上次團代會後一年來，我院所團員和青年在政治上、思想上都有很大進步。團組織在剛改名為共青團以後就經受了整風、反右派鬥爭這一政治風浪的考驗和鍛煉，使廣大團員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階級鬥爭的教育。在這一時期，尤其是在反右派鬥爭中暴露出我院所青年和共青團隊伍中存在很多嚴重的政治思想問題，由於很多人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

眾，狠狠地打垮了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維護了廣大人民的社會主義利益。”

最後，他還告訴我：“這次反右派鬥爭使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受到了最深刻的階級教育，同時，也充分暴露了自己還有不少缺點，例如：缺乏鬥爭經驗，理論水平還不高，有時，明知道錯，但拿不出更多更具體的理由來給予有力的駁斥。要知道，一個戰士沒有子彈是不能打好仗的。這些都明告我，要更好的學習和鍛煉。”

我望着他，想起他們團支書對我說的話：在反右派鬥爭中，李崇仁果斷地執行黨的指示，毫不拖泥帶水，他積極搜集學習文件，個別找團員同志說話，在會上指責班上右派分子逍遙自在的態度；加夜班，寫大字報反右派……總之，只要有工作，他就會忙個不休。

或過去長期受到資產階級思想的影响，而沒有得到根本的改造，在這次社會主義大革命風浪中暴露出立場不穩，甚至有的喪失立場；暴露出很多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思想，和對民主、自由等問題上的資產階級觀點。這

迎接我院所第四次團代會

張萬驥

次團代會的中心任務就是要根據當前的形勢和黨委提出的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務：“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來討論怎樣動員全團和青年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教育，自覺的、主動的進行思想改造，協助黨完成這一重大的工

作。

團代會的主要內容是①總結一年來團員的思想變化、收穫和問題；②討論和確定今後團的工作；③改進新的團委委員。在團代會上將本着充分發動群眾，發揚民主的精神來討論問題，展開批評和研究確定工作。

現在各團支部正在結合本支部的改選和總結工作，召開支部大會、漫談會、討論會等廣泛收集、交換意見，來準備和迎接團代會。

相信這次大會一定能很好的完成它的任務，讓我們全院所團員都關心大會的召開，預祝大會成功。

真的，他真象一團烈火，在黨的輝煌的陽光照耀下，熊熊地燃燒着，不斷地發出

光和熱。他真不愧為共青團員的幹部，他是風暴中經得住考驗的正的共青團員。

有這樣一個共青團員

失手

有這樣一個共青團員他入團也有好幾年平日表現也算“積極”在群眾中喜歡出頭露面經常高談闊論，自有高見

整風初期他忙個不休“自由論壇”上常和大家見面“肅反”討論積極發言否定成績，誇大缺點說黨委制是“三害”根源

反右派，他假裝鎮靜進行批判，他連聲喊冤“你們違背‘百家爭鳴’的政策，這是干涉我的言論自由”

這時候，同志們大喝一聲“別讓他滑過去，撕下他的面皮，揭開他的陰謀”但是他仍然胸有成竹“反正我已不資格做共青團員”

疾風知勁草

班比

人們不難記起，當資產階級右派乘黨整風而猖狂進攻時，有的人不戰而降；有的被右派的悶棍打得轉了向；有的始終堅守着自己的崗位，面對面與右派鬥爭。鑄六一班的共青團員許秀（共產黨員）就是千百萬個堅決維護黨的利益的，頑強參與戰鬥的戰士之一。我院所的右派急先鋒劉景芳向黨首先發射毒箭，當時有許多人中了劉的毒害，受了劉的欺騙，讚揚劉景芳為黨外布爾什維克。但許秀却於6月9日出了小學報給予劉堅決的回擊。他毫不动摇的相信黨能夠領導科學，並用事實駁斥了劉景芳的“黨不能領導科學”、“共產黨應退出高等院校”等謬論。他認為劉景芳叫囂的“教授治校”的實質是否定黨的領導，是使科學為社會主義服務變為空話。當時他已認識到劉景芳是在向黨進攻。

北京航空學院的右派分子周天覺惡毒的誣蔑我們社會主義制度，挑撥領導和人民群眾的關係，說什麼“我國目前正日趨形成一個領導階級”，並將今天的領導人員和買辦階級相比。許秀同志在6月18日的熔爐第二期上發表文章駁斥了周天覺的謬論，指出：周天覺歪曲了列寧的關於階級的定義。他引用了列寧的著作，以我們社會的性質和事實證明我們國家並沒有什麼“日趨形成一個領導階級”，我國的領導人員和工作人員是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的勤務員。許秀同志堅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當右派分子攻擊張柏生的事情發生後，有的人錯誤的要張柏生同志檢討，要罷免張柏生同志團委書記的職務，甚至有的團支部做出罷免張柏生團內職務的決議。這時許秀同志認識到回音社、助黨整風委員會等組織已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掌握了，他和班上的團支委說：張柏生同志沒有錯，應該充

解一切反動的小集團，如果張柏生同志作檢討，那到是犯了錯誤。他還通過團支部進一步向班上同學說明這個問題。

6月中旬，鑄61.1班有三個同學辦了一份名“野草”的刊物，他們聲明“野草”是沒有立場的鳴放園地，並要黨支部支持他們，許秀同志發動團員給“野草”寫稿，改變它的立場，最後使“野草”成為反右派的刊物之一。

他除了給班上的“野草”寫稿外，還給院刊和“熔爐”寫稿，為了不影響別的同学休息，他經常在走廊寫稿到深夜。他不僅與我院所的右派分子進行筆戰，而且與校外的右派分子進行筆戰。

更感動人的是這樣一件事，許秀同志的母親患重病，家里打電報叫他回去。在這情況下，許秀並沒有請假回家，他一直堅持到黨團組織處理完畢才回去。是他不愛母親嗎？不！他愛。但他更愛黨，更愛社會主義，因為在他的血管中流的是和他母親一樣的勞動人民的血液。沒有黨和社會主義又怎能保證工人階級的幸福？怎能保證母親的生命呢？

以上是許秀同志在反右派鬥爭中所表現的一些事例，疾風知勁草，他好像大海中的岩石那樣；雖然遭受了咆嘯的水浪的沖擊，而它仍然屹立着，因為它是和堅實的大地結成一體的。

表示自己的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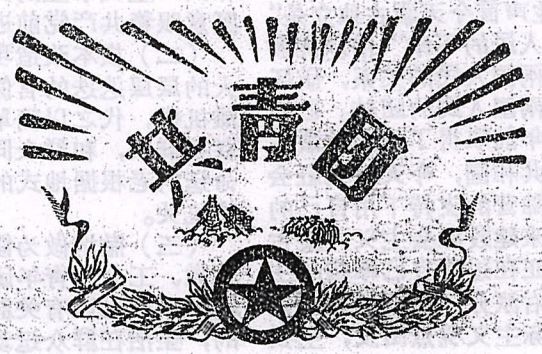
“鳴放開始了，飯廳前出現許多大字報，呀！怎麼這麼多大字報的內容不對頭呀！有的是在罵人，有的是叫老幹部滾蛋。這那是和風細雨，而是暴風驟雨！我內心象墜了塊石頭，馬上跑去找黨員同志……”

“我的呼喚與憂郁”一文出現後，我看了非常不信，那于于生說，高級領導幹部有90%不贊成整風。那麼，黨中央發出的整風指示又該作何解釋呢？為了弄清事實，同班同學許家儀和我午飯後，就跑到北大去看大字報。啊！原來這位葉某已遭到大字報的抨擊了，他的鬼話有的是林希翎從“別處”聽來的，有的是譚天榮的演說內容。哈哈……

“有一次，我班去訪問左宗朴老師。他說，我們的教學改革不好；蘇聯和我所大學生的獨立工作能力都不高；學生嘛，就是學習，象你們在搞什麼鍛煉，這那能學好功課……。當時，我沒有識別出這是右派言論，只是覺得不對頭，因此，就對同學們說，我們訪問後，得好好想想，討論討論。”

停頓了下來，隨着我的發問，他又談開了：“我院所不少人要求檔案公開，說不公開就是見不得人；學生不是幹部，用不着檔案。我聽了很氣憤，就說，檔案是國家的機密，怎能要求公開！學生不是國家幹部，那麼，你畢業後做什麼，當時，我認為只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怕什麼檔案。

“我院所右派分子劉景芳說，生活的提高只是黨員干



駁楊瑞德的十條反動綱領

余天問

我院俄文教研組助教楊瑞德(共青團員)系在我院反右派鬥爭後一階段發現的右派分子。楊在整風期間曾化名柏青寫信給毛主席，提出十條反動的“建議”，直至我院反右派鬥爭暫告一段落，共青團內進行組織處理的時候(今年七月底)，楊才向組織作了一些交代。在鳴放期間，楊曾追隨俄文教研組右派分子孫明久，向黨發動進攻，多次參加孫明久所策劃的反黨活動。楊瑞德在給毛主席的信中的主要論點與右派分子李克斌(我院工藝系研究生)的反動言論有很多共同之處。本期我們發表余天問同志駁斥楊瑞德的文章，並附右派分子楊瑞德的十條“建議”原文。下期將發表李克斌的右派言論。

編

者

按

在整風期間，我院俄文教研組右派分子楊瑞德所寫給毛主席的信，是向黨向社會主義攻擊的一枝毒箭。在這封信里，名為十大建議，實則是他系統地提出十條反動的政治綱領。他公然要求結束經過無數革命先烈的廣大勞動群眾經過重大犧牲而爭取得來的人民民主制度，要求取消共產黨、青年團和工會的各級組織；主張釋放文化界的“政治犯”(反革命分子)，並無中生有地提出所謂“中蘇疆界問題”、“蒙古問題”，借以挑撥中蘇關係，破壞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團結。這十條綱領所暴露出來的反動思想和觀點，比起右派頭子章伯均、羅隆基、儲安平、黃紹竑和龍雲等人相差不遠，並且表露得更系統和更集中。概括地講，這十條綱領的實質就是要求反革命在中國復辟。

當然，右派分子楊瑞德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還不限於這些，十條綱領不過是一個集中表現而已。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思想與言論在一部分群眾中間發生惡劣的影響，事實上已經有一些

人受到迷惑，或者引起共鳴(例如楊瑞德提出的“中蘇疆界問題”，“蒙古問題”等)。因此，對楊瑞德的反動言論加以全面的、徹底的批駁與抨擊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僅就幾個主要問題提出批判。

首先，同社會上的資產階級右派頭子一樣，右派分子楊瑞德集中地向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無產階級專政)進攻，向黨的領導進攻。右派分子懂得，只要把黨的領導搞垮了，共產黨下台了，社會主義就搞不成，資本主義復辟就準備好了條件。他們便想盡一切巧妙的方法來污蔑黨，歪曲我國基本政治制度的性質。於是，儲安平的“黨天下”之說便出來了。而楊瑞德却講得更露骨，他說現有的政治制度實質上是共產黨一黨專政，楊瑞德力圖證明：在人民民主專政中共產黨的領導就等於共產黨一黨專政，就等於共產黨統治一切和包辦一切。他說：在政權中有領導與被領導之分，這是不平等的。按照他的邏輯來推論，今天我們黨領導的政府是不民主的，是一黨獨裁的政府，是“層層迭迭的官僚主義組織機構”。因此，他就狂妄地提出結束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制度，“根本改造現有的龐大的官僚主義機構”的反動要求。並拿出社會上右派頭子“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綱領，作為向共產黨進攻的總口號。

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不可能有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也不可能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這條真理，不僅是無數次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經驗所証實過了，而且也是中國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所考驗過了。“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把這條基本經驗作了很好的概括。關於這一點，右派分子不是不了解的。而楊瑞德把共產黨的領導說成是共產黨一黨專政，是企圖將共產黨描繪成騎在人民頭上的統治集團，借以號召群眾去打倒它。應指出，由於某些人在這個問題上的動搖與模糊，把共產黨獨掌政權的領導與共產黨一黨專政混同起來，使這種右派言論有一定的市場。

在我們的國家中，工人階級(通過共產黨)必須獨掌政權的領導，而不同其他階級瓜分政權的領導，民族資產階級既不能擔當革命的領導者，也不能在政權中佔主要地位。這是毛主席早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肯定了的。右派分子說，你們工人階級既然是大公無私的，是為全體人民服務的，為什麼又要自己獨掌政權的領導呢？我們說，這看起來好似矛盾的現象，實際上是統一的。不錯，我們黨向來反對將少數人的利益擺在人民大眾的利益之上，一貫主張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但是，難道堅持工人階級領

導中國革命事業和建設事業的原則就是從一黨一羣的私利出發嗎？我們之所以主張共產黨必須獨掌政權的領導，絕不是從一黨一羣的私利出發，也不是從主觀願望出發。而是因為(一)工人階級的政權——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只有這樣一個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才能把握歷史發展的方向，通曉社會發展規律，給工人階級與勞動群眾指出鬥爭的目標。只有它，才能最堅決地同各種各樣冒牌的“社會主義”作不懈的鬥爭，同最近時期工人運動中所滋長的修正主義思潮作鬥爭，並在鬥爭中不斷地教育群眾，提高群眾的覺悟，擴大自己的隊伍，繼續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推向前去。(二)共產黨是工人階級最覺悟的部分，只有它，才能最堅決最徹底地為消滅一切剝削制度以及拒絕產生剝削的可能而鬥爭，而與那些對社會主義三心二意或離心離德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政黨，有着根本的區別。(三)共產黨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組織起來並同人民群眾有最密切聯繫的黨，只有它，才能真正相信群眾，教育群眾，組織和動員群眾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鬥爭。才能堅定地領導群眾繞過暗礁，克服巨大的困難，達到預定的目的。(四)共產黨是最正確的和最善於運用自我批評的武器的黨，只有這樣的黨，才能虛心聽取群眾的意見與要求，不斷克服本身工作中的缺點，改正錯誤，永遠為了廣大人民的利益，永遠保持同群眾密切的聯繫。

右派分子會跑出來喊道：難道民主黨派就不能瓜分政權的領導嗎？稍為具有政治常識的人都會了解，民主黨派只有接受和擁護共產黨的領導的前提下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才能發揮它們的積極作用，離開了共產黨的領導，要什麼“分庭抗禮”，實際上是要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章羅聯盟就是這樣一個要求資產階級復辟的反動政治集團。

歷史已經證明，共產黨如果不獨掌政權的領導就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誰能在世界上找出一個由資產階級政黨領導的或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同工人階級分掌政權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呢？一九二七年陳獨秀自動把領導權交給資產階級，結果來了個大革命的慘痛失敗。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由於資產階級影響的加強，結果被國內外反革命利用來製造了暴亂事件。這些教訓明白地告訴我們，誰想削弱工人階級的領導，誰要求瓜分共產黨的領

導，誰就幫助資產階級右派向工人階級奪取領導權。

當然，共產黨不與其他政黨瓜分政權的領導，並不是說不需要其他階級(主要是勞動人民)對政權的支持，也不是說在中國的條件下不要民族資產階級參加政權。

其次，楊瑞德在這個問題上也暴露了他的無政府主義思想，他認為在政權中有領導與被領導之分是不平等的，於是他就提出要組織一個沒有領導與被領導之分的民主聯合政府的反動要求。請問在地球上那有一個沒有領導關係的政權，今天世界上所有的政權不是工人階級領導，就是剝削階級(主要是資產階級)領導，這不是十分明顯的事實嗎？而楊瑞德為了向黨進攻，却極力散佈早已成為替反動階級服務的無政府主義思想。

二

為了結束無產階級專政，代之以資產階級專政(在中國，實際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專政)右派分子楊瑞德竟無恥地提出取消共產黨各級組織的荒謬要求，按照他的看法，“做為領導機關的黨、工會、青年團的各級組織”是高高在上，脫離群眾的。看來，有相當社會地位的右派頭子所難於開口的反動要求通過楊瑞德的嘴巴明目張膽地講出來了。當然，右派分子楊瑞德也不是沒有顧忌的，在他的信件中給共產黨人安排了一條出路，他用教訓的口吻要共產黨靠“模範行動”，“廉潔奉公”，“聯繫群眾”，就可以領導中國人民完成社會主義的事業。當然，這都是楊瑞德為了裝飾自己而說出騙人的鬼話，難道世上真有那樣一個不要共產黨掌握政權而僅通過模範行動和聯繫群眾就可以實現社會主義的事情嗎？

不僅如此，右派分子楊瑞德一面要取消共產黨的組織，另一面，又提出“解放文化界的思想犯和政治犯”的狂妄要求(他誣蔑我們國家還有所謂文化界的思想犯)，這完全是“美國之音”的聲調。請看，公然主張解放反革命分子，要求將胡風這一類反革命人物放出來，不是為反革命復辟準備條件又是為什麼，楊瑞德已墜落到替反革命表達心意的地步了。楊瑞德這一套實際上是要求反革命復辟的綱領已經很露骨了。如果按照楊瑞德的反動綱領辦事，那就是亡黨亡國的問題，那就是民族災難來臨的問題。

三

楊瑞德不僅攻擊我們黨，

而且用了很大力量攻擊我們黨和國家領導幹部，提出“打倒新的食利階級和新貴族”的反動口號，並借此來誣蔑我們的新社會、新制度。

楊瑞德把在社會主義所有制基礎上代表人民的意志進行生產管理的領導工作以及由人民選舉產生的各級政權的領導幹部，誣蔑為新的食利階級和騎在人民頭上的新貴族，並歪曲我們現有基本上實現了按勞付酬的社會主義原則的工資制度，誣指工資級別的差異為“封建的等級觀念”。他毫無根據地說什麼領導幹部的家屬佔據了許多力不勝任的工作崗位，並胡亂地說這種情況是造成高中初中和小學畢業生找不到用武之地的主要原因。最後竟將新社會描繪成“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完全暴露右派分子楊瑞德對新社會和新制度的極端仇視。

右派分子楊瑞德之所以對我們的政權、黨和國家的領導幹部和我們的社會如此仇恨是出於他的階級本能。楊出身於地主資產階級家庭，自幼即深受家庭的反動思想的教育，加上他自己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打算在新社會沒有得到滿足，於是就處處感到生活在這個環境中不自由、不平等。楊瑞德在平時所表露的沒落階級的情緒決不是偶然的，在“給毛主席的信”中要求宣傳所謂“人人平等”的思想正是這種感情的集中表現。在今天，地主階級已被消滅，但地主階級的思想還沒有完全消滅，楊瑞德代表自己原來階級向黨和政府要平等、要自由，實際上不過是要求恢復已被剝奪了的剝削和壓迫勞動人民的特權吧了。

四

楊瑞德雖然身為列寧祖國的語言的教員，但楊瑞德的腦子裡充滿了反蘇的思想。在平常的言論裡，他就認為蘇聯傳教條主義之大成，認為馬列主義在列寧逝世後沒有發展，說蘇聯缺乏民主，破壞法制，有嚴重的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和大民族主義等等。總之，蘇聯在他眼裡是糟得很，是漆黑一團。他同意帝國主義宣傳機關的“斯大林主義”的提法，並污蔑斯大林是愚蠢殘暴、眼光淺短、心胸狹窄、脫離群眾的人，是列寧主義的叛道者。特別在匈牙利事件之後，右派分子楊瑞德完全接受了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右派的反蘇反共宣傳，並極力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修正主義思想喝彩，十分欣賞來自機會主義者的東西。

在中蘇關係問題上，右派分子楊瑞德也放出了毒箭，在“給毛主席的信”中惡毒地提出了所謂“中蘇疆界問題”，要求“收復在帝俄手中的現在屬於蘇聯的失土”

(下轉第三版)